



浪 里 行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5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 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653

定价 0.47 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海上侦察兵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。

解放战争后期，我人民解放军挺进至东南沿海，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武装。某部侦察小分队，经过英勇斗争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打开了海上通路，使大部队胜利地解放沿海岛屿。

小说描绘了瑰丽奇异的海上风光，歌颂了侦察兵艰苦、紧张、错综复杂的战斗生活，表达了中国人民为祖国的解放和统一而前赴后继的坚强决心。

目 录

一	追	1
二	“战略转移”	10
三	新的战场	17
四	海神庙	30
五	夜闯刀山崖	43
六	抢在敌人前面	66
七	海上风云	87
八	出其不意	104
九	七星礁巧遇	123
十	“眼睛”安在哪里?	133
十一	夜战藏鱼洞	144
十二	孤岛来客	165
十三	迫敌开炮	181
十四	海狐狸落网	209
十五	虎口掏食	216
十六	风展红旗	228

一 追

一九四九年九月。

横亘闽中的莽莽乌龙山，在初秋阳光的照耀下，仿佛一条色彩斑斓的巨龙，蜿蜒伸向东南。

一天下午，从乌龙山中部一个深幽的翠谷里，突然弹出五匹快骑，一色的枣红马，象脱弦的利箭，穿过林莽流涧，射向一条通往大海的山路，那迅猛的气势，好象连乌龙山也牵动起来。他们跃动着矫健的身躯，在飒飒的山风里，一路呼啸着，向东海奔腾而去。

急促的马蹄，扬起阵阵尘烟。飞腾的烟尘，又逐渐和身后不远处升起的迷茫尘雾汇合，掩映着群山。云遮雾障的群山中，滚滚的人流逐渐看不清了，还隐隐听得见远处口令的传递声和战马的嘶鸣。

情况来得紧急。半个小时前，我军某部正在乌龙山中急行军，奔向昌海城。在山凹的一棵松树下，团长冯强交给侦察排长郑铁坚一份师司令部转发的兵团司令部急电：

“据悉，昌海敌警备副司令林祖涛，三日前潜往龙弯。可能与蒋帮‘榕字应变计划’有关。希于组织解放昌海城战斗之同时，控制海口，防其逃脱，以利全歼敌人。”

七月，榕城解放前夕，反动头子蒋介石曾经乘专机赶到城

内，亲自主持会议，制定了“力保沿海，屏障台湾，占据海岛，伺机反攻”的反革命“榕字应变计划”，企图等到他们在大陆无法立足时，盘据海岛，突击设防，和我们进行海上的较量。这些敌情，郑铁坚早已了解。所以，看到电报，他也揣摸到小分队的任务了。

冯强下达了命令：

“你们现在就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龙弯，掌握情况后，立即报告。”

“是！”郑铁坚严肃地立正回答，却好象一只脚就要往小分队跨了。

任务紧迫，刻不容缓。小分队的战士们，马上和大部队分道扬镳，插向一条小路。他们一个个象贴在马背上，任凭烈马放开蹄子奔腾。

南方的初秋，依然炎热逼人。战士们汗流如雨，喉头冒火。战马喘着粗气。侦察排长郑铁坚，更是心急如焚。他今年二十一岁，论参军不过三年，要是从抗日战争当儿童团、扛红缨枪、站岗放哨打鬼子算起，已经有九个年头，算得上一个“老战士”了。三年来，人民的子弟兵，跨黄河，渡长江，从千里冰封的北国，打到四季如春的江南。如今，走尽这百里盘山道，就是祖国的东南海疆了。他们就要亲手把残留的一撮反动武装，消灭在祖国大陆边沿，多带劲！铁坚不由得在飞奔的骏马身上，抽了多余的一鞭。

山风呼呼，群峰让道，马蹄一撒开，就是三十里，直赶得夕阳衔了山。

第一匹奔马，突然慢下来。身穿褐衣黑裤的年轻骑手，新

到侦察小分队来的地方游击队员于得水，拱起“手喇叭”，朝后大声喊：

“排长，注意，过好汉涧了！”

喊声刚了，于得水一个响鞭，一扯缰绳，战马四蹄腾空，跃过五六米宽的空涧，落到了对岸。郑铁坚和侦察员们，也紧跟着——飞马过涧。葛牛的战马，后蹄登翻一块大石头。过了好一会，这块石头才落到涧底，发出沉沉的响声。

五匹快骑，又一个劲向前飞驰。

夜深了。稀疏的星星，把淡淡的光亮撒落在山间小路上。郑铁坚命令大家停下来，饮马喂料。大家也趁此舀一碗山泉水，吃一餐“进军饭”。伺候好战马，上海解放才参军的小青年赵凌云，刚刚舀起一杯清清亮亮的山泉水，大个子葛牛一块干粮已经下了肚。铁坚检查完战马和装备，看大家已经吃完了，就要下令出发。

突然，昌海城郊响起了隆隆的炮声。接着，三发红色信号弹，唰地腾空而起。昌海城头，刹时一片火红，夹杂着炮声、枪声、爆炸声。曳光弹用它那特有的青白色的火焰，给天穹烙上了银色的花线。赵凌云一看，乐了：

“排长，你看，你看！昌海城的包围合拢了，总攻开始，敌人跑不了啦！”

铁坚顾不上回答他，马上下达命令：

“立刻上马前进！赶到龙弯，活捉林祖涛，消灭反动派！”

五匹快马一气奔下乌龙山，插上直通龙弯的公路。远山、近树、电线杆，一齐甩到他们的身后。

蓦地，临海的公路附近，火星闪现，烟雾腾腾，有什么东西

正在燃烧。铁坚心里想：不好，敌人已经行动了，得赶快追！他们来到一座七拱石桥前，于得水端起冲锋枪就朝桥头堡扫了一梭子。堡上静悄悄的，毫无反应。参军才几个月的赵凌云也能看出来，敌人逃跑了。

马匹又卷起一阵疾风。走出二里地，情况更引人注目。沿路的茅屋草舍，一把火烧了。余焰未尽，袅袅的黑烟，在阵阵轻风里飘荡。瓦房的屋架全给拆毁了，剩下些残墙断壁。几个老人，在一片瓦砾中徘徊。

平常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人民的子弟兵会本能地过去扶起老人安慰一番，解下自己的干粮袋倒个干净，或者抢着帮助整理整理家屋。

可是眼下，敌人正在窜逃，也可能正在抢先盘据海岛，伺机反扑。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都是珍贵的，都关系到整个战役。有谁的马略微放慢，郑铁坚便担心地皱起眉头。他这时好象看都没看路旁一眼，猛然挥起拳头，对准敌人的脑袋瓜似的，往下一砸：

“追！”

拂晓，东方露出桔红色的霞光。清新湿润的海风，阵阵吹来。

东南沿海的龙湾半岛，象一张搭了箭的弓弦，渡口就象箭头，突出在最前端。前面海浪排空，后面乌龙屏障。渡口的两侧，各有一棵古老的榕树。老树枝叶茂盛，盘根错节；有的根须，从石缝里伸出来，和斜向地面的枝条盘接在一起，累累的青藤就寄生在上面，随风摇曳。迎面兀立一块长方石，凿着

“龙弯古渡”四个字，每个字有磨盘那么大。

侦察小分队飞马来到这里。古老的渡口，留下了敌人逃窜前的种种痕迹。前卫于得水勒转马头，报告说：

“排长，敌人已经逃下海了！”

“下海了？”郑铁坚放缓缰绳，环视着渡口。

渡口右侧的半截子海堤上，遗留着几根二十公分粗细的圆木柱，颜色已经很旧了，还有一根滚下海堤，卡在礁丛中。这些木头显然是敌人从民房上拆下来的。

从海堤到上船的石阶路上，撒了不少大米，有些是成堆的丢弃在那里。几支断篙残桨，零零散散的横在路上。地上还有几滩血迹。

铁坚急忙下马，审视着血迹：

“看样子，敌人临走下了毒手。群众和这帮匪徒搏斗过。你们看，鲜血还洒在地上呢！”

古渡显得异常空旷，没有一个行人。于得水遗憾地说：

“要能找个老乡，了解一下情况就好了。”

赵凌云眼尖，突然喊开了：

“排长，你们看！”

听着这喊声，大家一齐转过头去。只见一个手执鱼叉的小青年，正从东边的小山崖朝渡口走来。

“走，迎上去！”郑铁坚见有人，惊喜地说。

侦察员柳树强留下看着战马，其他人跟着排长走去。

小青年看到四个持枪人向他走来，先是一惊。他想躲也来不及了，便紧握鱼叉，直视着越走越近的人。这些人一个个脚打裹腿，头戴“八一”红五星帽，十分有精神。他意外地楞住

了，随即蹦跳着迎上来，欢叫着：

“大军同志，大军同志！”高兴得再也说不出其它的话来。

郑铁坚紧握着他的手，急问：

“敌人都跑了？”

“昨天夜里就逃下海了。”小青年回答。

“你知道林祖涛这个人吗？”

“反动派的副司令、坏透了的恶虎鲨，谁不知道！”

“他现在哪里？”

“他跑得更快，逃到小鹰岛去了。”小青年把手里的鱼叉一扬，又兴奋地说，“我们抓了他的两个兵。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在东头海边。”

“赶快看看去。”

铁坚催促小青年带路，往东头海边走。又问他：

“敌兵是你抓的？”

“不！这是海城哥在龙骨礁破船抓到的。我叫龙顺，还不够上海城哥一个手指头呢！”小青年赶快声明说。

“海城？”

“就是小鹰岛上有名的‘海里龙’杨老海的独生子，他正在海边审问那两个家伙呢。”

转出小山崖，就看到两块礁柱上绑着两个敌兵。一个壮实的小伙子，拿着一根鞭子，怒骂着，正扬鞭要打。

龙顺高喊一声：

“海城哥，大军来了！”

听说大军来了，小伙子高兴得象鲤鱼打挺，蹦了过来。龙

顺上前拉着他，跑到郑铁坚面前。海城伸出一双铁钳般的大手，一把攥住了郑铁坚。郑铁坚打量他：方方正正的脸庞，浓眉大眼，嘴唇微翘，粗犷中透着倔强。他穿着褐色短袖对襟小褂，两只粗壮有力的胳膊上，两条凝血的暗青色的绳索印子，深深地嵌在皮肉上。他一个劲地抖动着双手：

“大军同志，可把你们盼来了！”一句话没说完，颗颗晶莹的泪珠就滴落在郑铁坚的手上。

郑铁坚看见这样刚强的小伙子掉了泪，就象有股电流传遍全身。他轻轻地抚摸着海城胳膊上的伤痕，说：

“你们吃苦了！”

海城扬起头，悲愤地回答：

“我顶一顶就过来了，乡亲们可吃尽反动派的苦头了。你们看，恶虎鲨指使匪兵抢光了粮食，烧毁了房子，抓走了人。乡亲们实在活不下去了。”

林祖涛是当地大渔霸林老贼的大儿子。他投靠国民党，有钱有势，又抓了军权，无恶不作。群众恨之入骨，都叫他“恶虎鲨”。

杨海城又晃了晃手中的钢丝鞭，继续说：

“恶虎鲨私设刑堂，拷打群众。光他丢下的这根鞭子，就抽死过不少乡亲。”

侦察员们看见这根沾满血迹的钢丝鞭，就好象反动派的鞭子抽打自己，痛在身上，怒在心头。郑铁坚对大家说：

“林祖涛欠下人民的血债，一定要偿还。小鹰岛救不了他的命。一定要消灭他们！我们要解放小鹰岛！”他停顿一下，又用异常深沉的口气说，“我们祖国的疆土，每一个大小礁屿，

都要解放!”

两个敌兵看见解放军，又听了这一席话，吓得浑身筛糠。他们越抖动，绳索勒得越紧，禁不住哼哼哟哟地叫唤起来。

“叫唤什么！你们的林副司令呢？”郑铁坚往前一站，象平地陡起一座山，吓得俘虏头都不敢抬起。

郑铁坚急着想证实林祖涛的去向。海城见俘虏不回答，火了，抓起鞭子来。两个俘虏连忙哀求饶命。

郑铁坚劝退海城，和他悄声说了句什么，就转身威严地问俘虏：

“你们知道解放军的俘虏政策吗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……”

“既然知道，就要老实回答问题。”说着，郑铁坚示意葛牛前去松绑。

葛牛走到敌兵身边，说：

“知道政策，就老实交待。要是再不老实，小心敲碎你们的脑壳！”

一个满脸胡茬的敌兵，见葛牛动手拉绳子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战战兢兢地说：

“长官，你饶命！我们说，我们说。”

“别废话，快说！”葛牛给他们松了绑，喝道。

俘虏昏头昏脑地交待：

“听王副官说，副司令高升司令，管这一带海面了。”

“罗罗嗦嗦！问你那个狗司令哪里去了？”葛牛听得不耐烦，声音象炸雷。

“他，他跑到小鹰岛上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把船和壮丁统统带走？”

敌兵赶忙回答说：

“林司令，噢——不，林祖涛说，没有船，看共军旱鸭子怎么过得来！”

葛牛听了，气得又是一声炸雷：

“你给我滚！我们解放军，黄河长江都过来了，这半截海叉子算得了什么！”

海城拍着胸脯说：

“没有船，我们凫水也要把大军送过海！”

郑铁坚没有作声。他举起望远镜，巡视着辽阔的海面。大海，灰茫茫、雾沉沉的，给侦察兵出了新的课题。

二 “战略转移”

昌海城解放的前一天。

最后一抹晚霞，已经从天边静静地消失。闪着波光的湛蓝的海面，霎时变成一片墨黑。龙弯古渡渐渐地被浓重的夜色笼罩住了。

一个斜戴着黄色帽子的敌军官，站在渡口一块大石头上，叼着香烟，不时地喷着烟圈，好象一个专程欣赏古渡夜景的过客，悠闲得很。

不远处，用绳索拴着的船工民伕们，一个个扛着弹药箱、大米包，抬着木料，吃力地走向渡口。几个押阵的敌兵，不时甩动手里的藤鞭，恶声恶气地呼喝着。

海上响起隆隆的声音。一艘炮艇从大鹰岛急速地开来，傍着海堤，又缓缓地停下。艇上敌兵赶忙架起跳板，一个敌军官急匆匆地离艇，上了渡口。

这军官瘦骨伶仃，走路却挺快捷，两只眼睛不停地闪动，四下里窥视，就象夜里出窝觅食的耗子。他就是林祖涛最得力的左右手，外号叫余耗子的情报处长余腾贵。

“哦，是余处长，你真准时。”监工的王副官急忙从渡口大石头上跳下，迎了上来。

“是啰，老弟，你跟司令那么些年，还不知道司令最恨的是

贻误军机。何况现在国难当头，谁敢马虎。”王副官是林祖涛的亲信，谁也不想得罪他。对他说话，都是一半恭维林祖涛，一半阿谀他。狡黠异常的余腾贵更是话语周到。

余腾贵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，先取出一支美国香烟，递给王副官，又取出另一支，叼在嘴上，接着又拿出打火机，啪的一声点着了。嵌在长条脸上的一双眨巴眼，在火光里，闪着青绿色的光，一直盯着西南上的一条公路。他奉命接应司令出海，正在恭候林祖涛到来。一支烟没抽完，就看到前方一片通亮的灯光，渐渐向渡口移动过来。他急忙对王副官说：

“快，快命令把船工和老百姓赶开，司令来了。”

刚从肩上卸下东西的船工们，被赶到渡口旁的一棵古榕树下，一挺机枪架在小坡地上，枪口对准了他们。

一辆吉普车，带着耀眼的光亮，来到渡口。一个身着黄咔叽制服，脚穿皮鞋的中年人一步跨下车来。他戴着白手套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支一根鲨鱼头拐杖，点点戳戳，强装着一副镇静的架势。这个人就是林祖涛。他边走边问：

“王开，东西什么时候搬完，人什么时候装船？”林祖涛的声音是沙哑的。

王副官赶忙回答：

“报告司令，不出两个小时，全部起运。”

“东西运完，船工带走。两个小时后准时起渡。一船一人，都不能留给共军！”林祖涛这几句话说得很慢，但每个字都是用牙齿咬出来的。

“是！是！司令，一切照办！”

林祖涛看了王开一眼，又提高声调说：

“要给弟兄们讲清楚，我们目前是按照蒋总裁说的——战略转移。不出三五个月，国军必定反攻回来！”说完，举起手杖，朝海堤一指，“上艇！”

余腾贵和几个敌兵前呼后拥，林祖涛上了艇，炮艇马上隆隆地轰鸣着，向海上开去。

茫茫夜海，只有那红白两色的航标灯，闪射着光亮。

海面起风了。巨浪冲击着艇身。阵阵水珠泼向亮着乳白色灯光的指挥台。站在指挥台上的林祖涛，眯起他那刁斜的眼睛，凝视着不断远离的龙弯，神色黯然。

海风掀掉了他头上的帽子。余腾贵赶忙弯腰拾起，讨好地：

“司令，这里风大，还是进舱休息好！”

“不，我要请你陪着我看一看这海峡夜景！”

“司令，你的情趣真高！”余腾贵阿谀地说。

林祖涛嘿嘿地笑了两声，侧过身，得意地夸口：

“这里不是沂蒙山，不是青纱帐，也不是黄河长江。共军登得上山，过得了江河，要说过海，嘿嘿，一只旱鸭子，谈何容易？”正说着，一阵浪沫打了他满头满脸。他眼睛一闭，心里一哆嗦，突然叫了一声：

“闭灯！”

这一声叫，余腾贵赶快本能地对着指挥话筒喊：

“闭灯！怎么还不闭灯？”

全艇的灯光熄灭了。

艇灯一闭，海上的航标灯亮得更加耀眼。林祖涛指着一闪一闪的灯光，对余腾贵说：

“你看看，为什么这些灯还亮着，是留给共军指示航道吗？”

“司令，你看……”

林祖涛顺着余腾贵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条小舢板正摇向一个航标灯柱。林祖涛会意地转怒为喜：

“哦，你已经安排妥了。很好！要全部毁掉，一个也不留。我要叫这片海没有一丝光亮。共军敢来，就叫他们统统的葬身海底！”

“司令功成名就之日，这个海峡就是你能谋善算的历史见证。”余腾贵口里称赞林祖涛，心里却自鸣得意。

“不，不，现在还不敢那样说。”林祖涛故作姿态地回答。

炮艇继续往外开。余腾贵问：

“司令，炮艇开——？”

“直开小鹰岛。我要遵照总裁的训令，首先把小鹰岛建成模范的前哨，既是阻止共军前进的桥头堡，又是党国反攻的坚强基地。”

“司令高见！”余腾贵的恭维，被炮艇的隆隆机声淹没了。

炮艇到达小鹰岛，天已经黑定许久。林祖涛一行上了落鹰崖，钻进一个中心地堡休息去了。

落鹰崖是小鹰岛的制高点。敌人在崖上搞了环形工事，设置了子母堡群。其中最大的一个全是用水泥钢筋修筑起来的。余腾贵选中这个十分坚固的母堡，布置了一下，作为林祖涛的卧室兼指挥所。

此刻，黑夜蒙蒙，只有母堡里的灯光十分明亮。这个圆形的母堡，分外宽敞。高二米，直径足有十米。左侧放了一张行